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衣俊卿◎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089
Y509



郑州大学 *04010251617R*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DANGDAI MARXESI ZHUYI ZHEXUE YANJIU WENKU

主编 杨耕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衣俊卿 著



Q0285/06

D089
Y5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衣俊卿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ISBN 7-300-06339-X

I. 人…
II. 衣…
III.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东欧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8187 号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主编 杨耕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衣俊卿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1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7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福柯认为，在现时，研

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马克思哲学肤浅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走向成熟。换言之，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确立，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极端重要性，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实含义……一句话，马克思哲学仍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同时，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它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重读、重估马克思哲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正因为如此，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写了这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首批列入这套文库的有 12 部著作，即孙正聿教授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观的当代阐释》，王南湜教授等的《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杨耕教授的《与马克思相遇——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张一兵教授等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吴晓明教授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本体论的当代阐释》，张曙光教授的《现代性与人的命运——马克思生存论的当代阐释》，欧阳康教授等的《在思想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马克思实践论的当代阐释》，俞吾金教授的《权力诠释学——马克思解释理论的当代阐释》，贺来教授的《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丰子义教授的《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陈晓明教授的《坚定地出场——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功能》，衣俊卿教授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上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

教授。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马克思哲学有了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生存论、实践论、认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相反，这些著作是作者们2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们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纪录。这里，作者们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使我不禁想起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

我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从时间上看，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所以，我并不否认这套文库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将不断追求完善，但我们永远达不到完善。“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语）

杨耕

2004年4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章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 12
	一、斯大林化：解放与新束缚的双重变奏 / 13
	二、斯大林主义的要害 / 18
	三、“非斯大林化”：从苏南冲突到“布拉格之春” / 28
第二章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 / 36
	一、思想渊源：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的人本主义 / 38
	二、理论先导：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 53
第三章	南斯拉夫实践派 / 65
	一、人道主义批判理论的艰难历程 / 66
	二、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 / 77
	三、实践哲学的多维视野 / 94

- 第四章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 / 117**
- 一、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 118
 - 二、激进哲学与激进民主制 / 125
 - 三、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 143
- 第五章 波兰新马克思主义 / 163**
- 一、反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 / 164
 - 二、意识形态批判 / 170
 - 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188
- 第六章 捷克新马克思主义 / 202**
- 一、哲学的“布拉格之春” / 203
 - 二、具体的辩证法 / 206
- 第七章 实践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积极探索 / 227**
- 一、理论框架及其特色 / 227
 - 二、永远的人道主义诉求 / 234
- 附录一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革命思想 / 249
- 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 / 261
- 附录三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 / 277
- 附录四 科拉科夫斯基访谈录 / 290
- 附录五 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 296
- 参考书目 / 322
- 后记 / 326

导 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不是经院式的或书斋式的学者，而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的革命思想家。以他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由于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而不断得到传播与应用，并且同当代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一特征，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分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以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命名的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历史进程，形成了不

同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式。结果，我们很难不加限定地谈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当代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

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当列宁主义开始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就开始了。尔后，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一分化在更多的层面上展开。我们可以考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划分为两大时期。战前是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初期；战后则是分化的充分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时期。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有三种马克思主义：（1）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3）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演化的主要内涵是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论战和卢卡奇等人对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以下几种马克思主义：（1）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2）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3）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5）欧洲共产党人的“欧洲共产主义”；（6）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逐一展示上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内涵。就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基本格局这一意图而言，也不必对这些流派逐一剖析。这是因为：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是战前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例如，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同列宁主义无异，而战后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是卢卡奇等人开创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发展，或者说，它们就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虽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内涵极其丰富，但可以断言它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层次，其一是对人及其世界的哲学构想，其二是以此为基础对人类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设计。按此衡量，并非上述所有种类的马克思主义均自觉地或明显地包含有这两个基本层次。例如，“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是西欧共产党和北欧社会民主党，他们偏重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实际

革命策略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而较少涉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关于革命道路的多样性、社会民主和公正、建立民主的和自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也都体现在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这样，囿于篇幅，不必专门对“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加以分析。

由此，可以断言，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格局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或解释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主要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格局中的历史方位，简要描述这四种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基本特征。

1. 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过去几十年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就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涵而言，就是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主义是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无论在马克思主义是否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的问题上，还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二者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又有共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倾向，它们均不了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不了解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而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典唯物史观。这样，无论对革命道路的设计如何不同，它们均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作最终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符合铁的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把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涵。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历过各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经历了严重的蜕变；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不断得以“修正”和“发展”。但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它的基本框架和主导精神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只概括它在理论和实践中反复展现的几个基本特征。这些特点与它本身日渐暴露的一些历史失误和局限性相关，也是它遭致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非议的主要之点。

首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可以清楚看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重心和基本精神始终是自然领域的客观必然性和社会领域的经济必然性，它的自然观、反映论和历史观体现了同样的精神，社会的发展被视为一种按给定的铁的历史规律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

其次，对客观必然性的过分强调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忽略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马克思关于革命道路和未来社会的一些具体设想等同于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本身，并且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代价地将之付诸实践，结果常常从决定论立场滑入主观唯意志论。

再次，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长期不承认历史发展和革命道路的多样性，否认人类思维的多元创造本性，把自己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宣称为惟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一切不同观点均斥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

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上述观点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哲学界从各方面对传统教科书所表述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做的突破、修正、超越，无疑与上述基本要点相关。

2.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格局中影响重大，代表人物众多，是与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一股思潮，其中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端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的，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

判”；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哥德曼、马勒、高兹等人的学说。

上述思想家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具体见解上都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存在相互冲突。他们当中既有屡遭磨难而对自己所属的共产党组织忠诚不移者，也有同党组织决裂者，还有始终游离于革命组织之外者。然而，透过表面的纷争和具体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存在一个主流，或一个基本立场，即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首先，这些思想家都先后批判和超越以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先后回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构想，以不同的术语，从不同的侧面建构以人的历史存在（实践）为轴心的人本主义和本体论。卢卡奇的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萨特的自由理论，等等，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及人和世界的本质。

其次，他们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全方位的批判。他们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由此，他们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眼界，深刻揭示出现存社会对人的总体性统治（专政）。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都对现存社会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

再次，以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为基础，这些人本主义者不再把历史进程理解为按经济必然性（铁的历史规律）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再把革命内涵归结为夺取政权和经济变革。他们把革命理解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扬弃异化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由此他们提出了包括意识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日常生活革命、本能革命以及政治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的设想。

最后，他们依据西方发达社会的特点，提出社会民主化和人类解放的一些具体方案，如葛兰西和科尔施的“工人委员会”设想，列菲伏尔的“自治社会主义”，高兹等人的“劳工战略”，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等等。

3. 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

同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要短三四十年。它主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以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著称的德拉-沃尔佩及其学生科莱蒂和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著称的阿尔都塞。这股思潮成为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中由存在主义和哲学人类学从不同方面所造成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面。同时，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独断论特征，力图按照现代科学的精神重建马克思主义。

首先，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都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实证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它们都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同黑格尔的继承性的立场，而主张二者的对立，例如，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关于“真正的对立”与“矛盾的对立”的区分，阿尔都塞关于不同因果观的划分，都旨在把马克思同黑格尔区分开来。以此为出发点，他们进一步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辩证法”，实质上就是科学实验方法，是从具体出发，经过抽象再回到可实证的具体性的科学方法。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的历史见解出发，把马克思的学说解释为一种“多元决定论”。

进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高扬人之主体性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立场，以实证科学的精密思维来理解和剪裁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其结果必然是贬损或否认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尽管科莱蒂也强调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主体”，但他更多的是从“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来理解人的主体性。而阿尔都塞则突出强调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所谓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从

而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理论反人道主义”。这是他的唯科学主义和结构主义立场的必然结论，因为从“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论”出发来理解历史，必然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当作一种“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

4.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对于熟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并不陌生。但是在具体界定其内涵时，各种观点间存有很大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历史中，不断出现一些同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苏联为楷模的社会主义实践相背离或相冲突的反叛人物。这些颇有影响的反叛人物在东欧的政治界、理论界和文化界均不少见。东西方的研究者曾把他们称为“异端马克思主义者”、“持不同政见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等。本书所理解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并非泛指上述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或异端人物，而是特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出发的）理论家。作为社会主义内部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叛者和激进的反教条主义批判家，他们致力于从总体上重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名下主要应当包括以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Agnes Heller）、费赫尔（Ferenc Feher）、马尔库什（Georg Markus）和瓦伊达（Mihaly Vajda）等人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和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Karel Kosik）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卢卡奇等人所代表的早期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内部反叛，同“非斯大林化”有直接关系。因此，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最接近于上述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它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又带有自身的某些特点。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除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以外，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葛兰西、弗洛姆、马尔库塞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最大。这使得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因此，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导师或合作者。到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间，随着布洛赫、马尔库塞、萨特和弗洛姆等人的相继逝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灿若群星的时代已告结束。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名代表人物，出于各种原因，逐步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东欧转向了西方，进入了国际哲学论坛。他们同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依旧健在的几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在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因此，全面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出于认识当代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需要，而且是全面反思与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与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全部活动又始终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它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它们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